内臺集

內臺集卷之五目録

雜文八首

內臺集卷五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五

浚　川　王　廷　相　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送劉伯山之廣靈令序

門人任丘劉汞阜伯山者得廣靈令而有憂色浚川子曰何爲憂者伯山曰吾學先生之道得其一隅而不達其二執其所素立而不能參諸時變恐不調於政而宜民吾是以憂浚川子曰牧民有道亦在得乎民之心而已民以財利爲

心故不欲多費民以安居爲心故常欲祛暴民以樂生爲心故不欲煩擾使伯山之爲廣靈也以儉自持而無藝科罰之不作則民之業利以嚴爲治而暴横強梁戢其蹟則民之良者安以簡靜御事而里胥吏卒不擾於下則民之生樂民樂利以安則生遂矣烏有不得其心者哉伯山曰吾聞之廣靈邊圉民寡而瘠與内地殊一有不得已之政則怨興而不肖之心應之將柰何浚川子曰不然地有不同而民之心則無不同者我以民爲[illegible]以我爲父母此余之

已效於郡邑者而又何疑昔有山行者失路而墜於虎穴卧虎子側自分爲虎食矣及虎至見其俛伏不動探視其子安而無恐知非害其子者乃負其人出穴夫虎至惡者以無害子之故而猶欲生其人况民我同類使我之政誠無害其民焉而民又恐有不肖之心以及我者哉故曰民無刁良惟政翕張伯山其圖之

送半洲蔡先生巡撫山東序

浚川子曰今之治乎外者莫重於巡撫矣兵馬之鈐攝錢穀之調度官吏之督率地方之安輯

德意之敷宣生民之休戚舉萃於其身苟檢察不周則弊滋於隱微處措失宜則變生於意外夫豈不重乎哉雖然乃所先務而要急者亦在去乎害民者而已矣財者民之心貪吏則攫而奪之生者民之命酷吏則暴而戕之心傷生促民乃大苦豈不喪其樂生之天乎由是為逆上為獷悍不率為橫刼之忍為法理之罔制為國本之蠹不謂貪酷之吏致之哉諺曰械虎穽狼乃存爾羊今之所以撫民者將不急於是可乎夫務為容悅者巧於詐織之揜信夫虛飾者慢

於實行之嚴此明察周諏之政失而贖貨刻刑之跡得以匿而不彰矣貪酷之吏不亦遂其穿窬之竊乎不直竊其財而又竊其名終也並其美官而竊之不幸而敗露者特十之一耳然亦盈橐而樂去矣夫吏據乎勢者也民制於勢者也勢之所在無往不饜雖強梁者不敢於控愬而況良弱之民乎斯人也自其體貌議論觀之出入賢智孰非君子而中心之隱微蹤跡之秘密則不可遽測矣下焉者不敢於赴愬以直其惡上焉者又不得易知以行其黜罰此貪酷者

所以縱肆而無忌也嗟乎今之時此風熾矣故濁苟得流遁忘返久之將爲國害使撫民者於明察周諏之政無失焉則二吏自除仁惠之澤播及黎元安於田里愁歎不作矣可以無梗化可以無流逋可以無盜刼可以無奸宄可以尊主可以敵愾可以興禮樂可以復堯舜之俗不然雖勞心庶績兢兢有爲其爲治也亦末矣謂知先務乎哉邇者山東巡撫員缺　皇上乃簡命大理蔡公往涖其政六科諸君子舉同官故事徵余言爲公贈余從法司後日恒接公見

公容止端凝閑以禮則處物誠恕不矯飾以排
論事侃侃不流不阿咸中時措以知公爲用世
之賢矣乃玆拊循山東持是而往足矣又奚俟
於余言公名經字廷彝半洲其別號云

送九川呂先生巡撫遼陽序

九川呂子在雲南左轄時爲言者排誣候勘家
食者巳八年矣乃今年始得奏白樊棘之點昭
雪心跡之素無玷吏部乃起呂子適遼東巡撫
缺員遂以呂子應薦　上乃俞允呂子昔爲諫
官風節侃侃不畏權貴出爲藩臬所至有治聲

以故　命下之日朝士皆快之不亦賢乎哉呂
子與浚川子友善乃問曰嗟乎久矣子之棄於
世也滅響掃軌遂與世棄宜矣乃復抱牒而來
不亦重外而畔於守道乎子實汗顏為之自夫
迸竄丘壑世事疎鈍惟野僻與宜乃今荷茲重
任不亦寡陋而弗濟乎子實殷憂之懷浚川子
曰不然良驥困於鹽車明珠詫於按劍君子雖
有絕倫之才亦無以自效使伯樂賈胡一過而
哥之則歷塊照乘可以運掌而致當是時也道
在得行雖聖人亦不得而辭之故曰非其時則

龍蛇遘其會則雲雷此聖賢酌時出處之大節也而子何之歎且夫憂懼者致治之根柢也研慮者成務之郛廓也集衆思廣忠益孔明以之相蜀善方畧圖群策營平由之服羌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此豪傑所以經營四方也而子何之疑雖然政有已然之故舉君子斟酌劑量多歷年所之所遺也況今之邊圉非昔之郡邑今之夷虜非昔之庶氓挈之俗而俗安柔之治而治遵足矣非有大利害大蠹蠱以繫乎安危之幾苟作意而更張

之是掾擾爾顛越爾謂之拊循將柰何故曰賢者不立異以要名智者惟因時以求治此周公監于二代因革損益通百世而可知者也呂子其圖之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
太保謚莊敏許公墓誌銘

嘉靖十三年正月乙卯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許公卒于位訃聞　皇上嗟悼乃　贈太子太保　賜謚莊敏遣官諭祭營葬事　恩典優備弟戶部尚書松皐公以廷相雅知公乃持右

通政杜子材所撰狀來乞銘嗟乎神遊九袠公已長逝乃若德茂人群言垂世則禆贊帝猷式標風化誠不可無述按狀公諱誥字廷綸別號函谷河南靈寶人也厥遠祖伯夷為堯四岳至周封其裔文叔于許子孫以國姓其在隋唐宋元譜牒可稽者余於公大王父碑銘已敘其畧茲不述高祖士信配陳氏曾祖實贈戶部左侍郎配焦氏贈淑人祖聚安定縣教諭累贈戶部左侍郎加贈刑部尚書配何氏累贈夫人父進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前母張氏累贈

淑人母高氏累贈一品太夫人成化辛卯十二
月六日太夫人夢巨蛇入室覺而生公在童齡
岐嶷不群長而機神警朗望見之者無不羨其
奇偉十歲治大小戴禮便能屬文弘治乙卯與
松皋公同舉于鄉己未登進士第庚申選授戶
科給事中奉　命清理延綏倉場檢閱精嚴不
避權貴時有苗中官者出督三邊貪縱罔法怨
聲嗷嗷公即劾其狀邊人懷之乙丑陞刑科右
給事中屢疏上時務其均考察便解納備要害
數事迄今行之正德初　朝廷以舊德遺老起

襄毅公爲大司馬公例宜避言路改翰林院檢討奉 命教司禮監宦者戊辰襄毅公爲太宰直弗婉阿中人亦弗敢干以私逆瑾忌之乃欲公納交以通公出入書堂絕跡瑾門戶瑾乃大怒曰謂我不能制爾邪乃矯 詔黜襄毅公籍罰邊儲三百石竄公廣西全州判官欲置之死公歷險冒瘴與魑魅伍挺挺無戚容竟宜風土然納言無恙庚午襄毅公卒公奔喪制終即宦情泊如矣太夫人屢命之出公乃謂松皋公曰出處道殊動默緣性在各任其眞耳予鮮合於

人茲豈厭時侍大夫人優游以樂足矣汝含醇
居宏無徃不可勉哉自是閉門掃軌潛修逖覽
嚅嚌聖賢罔深弗入乃遂受徒講道若將終身
焉久之都御史張公禬周公倫陳公鳳梧王公
藎監察御史朱君寔昌張君鵬交章薦公大要
以公探賾研微見道淵邃可備顧問不宜置之
閒散時有　詔守正不阿爲昔逆瑾所斥者錄
之遂起公爲尚寶丞非其意也復跳病還十餘
年來公養晦存神蠖屈林藪松皐公無善臣時
龍翔天漢一出一處時人兩高之壬午　今上

既元復起公為南京通政司參議公曰堯舜在
上夔契思奮斯其時也乃起從仕時講理學者
北稱公南稱王陽明故公入南都一時江南士
人多趨席問難以聞所未聞咸傾心焉丙戌
帝以文學侍從弗克經幄 命輔臣各舉所知
公被薦改侍講學士戊子為 經筵講官素養
閎博樂遇 明上乃進講多所剴切援經引史
出仁入義古昔興衰治忽之跡如指諸掌 帝
皆虛懷聽納退而加獎復上緝熙 聖學四事
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

三曰辯諸儒以祛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其於尊經崇聖闢邪衛道無不至焉　帝以公留心理學益加眷注己丑　命公主武舉試事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公以道範文頹化機弗振乃弘獎風節絀抑華競以經世為士先尊德為學軌故一時人士翕然化之不徒敦悅典墳涉志弦誦而已時太學生有遐方旅櫬暴露無歸者幾三十人歲時名字漫滅罔稽公乃以公帑羨餘購地葬之復祭生理窘迫衣食弗給者數十人咸加賙卹由是生徒咸感德懷服

又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及劾勳戚習禮未律者乃一時成均條約肅然改觀因災異乃上乞祭天道以平治道疏其畧云大君爲天下神人之主情發中節斯用人行政順應天心陰陽和而風雨時矣　帝嘉納之先是　文華殿有孔子塑像　帝欲從古易以木主公乃以所著道統書上之　帝悅即撤其舊像立皇帝王師八主南向周孔二主東西向命輔臣與公九人瞻拜主前面諭之曰朕奉先聖先師于此庶起敬慕以遜志于學卿等其因朕棄仍　賜茶及禮

神品物復　命各爲講章以進公衍中庸喜怒哀樂章入講　帝謂公欲以一人之情通天下之情所言良是自後月朔望　帝必躬祭事品物必　賜公以爲常辛卯　帝開講無逸殿宴豳風亭公與焉明日公以無逸篇中宗受命敷之講義以進謂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中宗以天命度其身以身治其民所謂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帝善其說壬辰擢吏部右侍郎時天下入　覲公門戶清肅人弗有私謁者嘗謂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況干涉公事以敗名憲

乎乃具奏以戒諸司　帝從之復上疏乞休
帝不允尋擢南京戸部尚書公與松臯公居両
京大司徒又出襄毅公之後父子兄弟並至八
座前此未有縉紳榮之公蒞事無私與物以誠
雖議論激發而儀度宛綽僚屬靡不敬服有司
廚軍陳秀者五百餘人以例更調營操而糧賞
若不及各營軍士公與具奏增之他如倉場之
弊無益之費多見裁省復上疏乞休　帝以留
都國計非公弗可不允甲午春二月公將　朝
賀如京忽一夕痰疾作卒享年六十有四嗟乎

襄毅公有偉烈于　王室有德澤于蒼生有氣節于名教公克肖之可謂無忝爾所生矣初娶呂氏累贈夫人繼娶李氏今繼陳氏累封夫人子四佲偵仁儆偵先公一年卒女四一適楊寅一聘侯鳳二尚幼公天性孝友仁厚襄毅公疾昏旦弗離寢所服不解帶恒露禱于天疾愈始已及卒哀毀骨立幾至滅性事太夫人依依左右不忍離及遊宦違養累疏陳情乞歸　帝亦感公孝思嘗稱卿切切以親老爲念云襄毅公卒後公尚有五弟未成及與松阜公日夕訓正

授以程式令廷載居鄉有令聞廷陳舉人廷章
知府廷籙國學生廷議職方司主事皆彬彬以
文章政事爲時聞人昔公受業師張公歿已十
年餘矣貧弗能葬公至南都捐數金經理其事
爲銘葬之仍䘏其家邑俗婚姻重財公刻意化
之乃其女歸聘自酒幣外一無所取今舊習章
章變矣其敦重人倫以身率世世多類此公平生
不數數於文筆惟以踐諸實行達之世務爲學
嘗曰聖賢所傳心法六籍所遺訓典要在用世
綴人耳苟無益於時文將奚爲若公者謂之經

濟之儒非邪惜乎天不假年柄用以酬其志耳所著有通鑑前編圖書管見道統源流詩考易叅春秋易見中庸本義太極論性學編等書咸體認精確論究詳盡弘益道術融通性命至哉

浚川子曰宋儒力詆虛無以排二氏及自爲論亦以太極人性爲理墮於佛老而不自知後學習染深稔不能研慮攝契以辯其妄遂至淪胥爲世大迷聞荒雞而鳴焉適其時拾嚼核而啖安知其味不有豪賢以呼招於世則道日支離將與二氏空虛之學同宗祖並塗轍矣豈不可

傷公乃論太極曰氣理兼備不涉於無論性曰
理氣渾全本無支離俱不可專以理言斯提也
詮擇精直解惑千古卓乎命世之見矣正德末
余行經靈寶會公談及諸儒理氣神性之說公
曰辯此何難若是除去形氣直問宋儒要那神
與性理何處安頓便了乃與公相視大笑或議
公撤孔子塑像嗟嗟泥俗之見安可與論崇古
之道銘曰
大氣氤靈維嵩及河毓茲儒英高明含和發道
冲邃守貞深固出自纓簪風儀樸素襄毅巖巖

勳在冏常公乃克肖于闕有光漢之玄成宋之
純仁世濟厥美公實與倫人有恒言主不易逢
公際 聖明特契淵衷有懷斯亮有言斯從光
賛 袞黼黻昭其忠煌煌明哲旁燭世塗大易
動靜恒與時俱時非我與從吾所好栖跡丘樊
耽靜味道時會純熙雲龍附麗志存兼善驅馳
拯世大雅中庸卷舒合聖不執不流循道俟命
鴻儀貞觀恢映函夏彼狷介者亦奚足諆去聖
日邈作者伊誰不有豪賢道日以離探求氣本
爲理自出遂使儒宗罔惑老釋太極性理卓有

讀篇匪余之私百禩之傳

栗應宏道甫字說

上黨栗生應宏其友字之曰道甫將以大儒之造期之也浚川子爲說其義曰嗟乎道非玄遠支離者近在几席而切於日用君子能察諸人倫皆當其可閑諸名教不爽其則德性靜定與天爲徒智慮深潛惟正而動又能於窮通得喪死生禍福之際安於義命而不亂則人道盡而足以軌物矣此之謂道本然亦非徒治己而已會其時乃以濟世其大者開物成務制作禮樂

聞皇王之猷摽民物之準堯舜其君民而恭贊其化育其極也三光完而四時和風雨調而惠氣襲嶽無震石海不揚波百川順流土不昏墊華夏寧而九夷八蠻服四靈至而鳥獸魚鱉若此之謂道業乃其推行之機非定途死局可以率循者有經權開闔屈伸消息遠近取舍之宜惟神於應變者乃能動中厥會而以時出之故功業所就由近及遠可大可久此非膚淺迫切之儒可得而與者故曰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此之謂道樞

大本以立其體業以達於治樞以劑量於時措則先王之神化修六籍之大訓顯可以植三才可以資品彙而道之實宏且廣矣世儒崇尚虛靜而無明物察倫之學刻意文詞而後輔世和民之績則於仲尼門逕荒哉遐矣謂達諸道何嘗實壤粟生近與余遊見其德性謙沖文章古雅世君寡其儔者苟不達於道亦汩沒於世儒焉耳矣於其別也乃以道之實際告之且為顧名思義之一助云

明故　敕封承事郎南城兵馬副指揮

謝公墓誌銘

公名東字孔陽姓謝氏懷慶河内人也其先系出大梁有諱唐臣者於公爲高祖勝國時爲大名路總管府判至正末海内兵起以梁地平曠受兵戰非子孫久燕之區乃西胥宇得懷之河内清化鎮嘆曰形勝哉此方也東阻石梁西臨丹河北面太行南臨沁水庶幾兵馬不至矣腴哉原田流泉觱沸修篁佳果黍稷秔稻美兼江南其庶幾生養無苦矣淳哉土風古樸是崇家輯黨睦禮義行行其庶幾相善無訟閱矣遂遷

自大梁以爲恒居唐臣生矩矩生彬彬生謙謙生八公皆抱德沉寘蜚遁于野然廣田力穡奕葉殷富門戶稱盛族矣公少失怙恃屹屹自立樂善循理晴與道符真率坦易於世無忤且喜於施濟閭里中有鰥不能娶貧不能葬者乃公即給聘資棺斂此不可三四計矣卹人於不報之途推利於無求之家此非義士好德者之惻隱乎初病時語其子詔曰古有言之惟善者昌謹爾儀敦爾心修爾業不可以息閒毋驕毋滿毋惰毋傲毋負　主上恩毋負爾祖德爾惟敬哉

此非知道者之訓乎與兄呆同居數十年友愛如一日教育兄子寵如己子疾且革語侍者曰候兄來化去皆以遠不得易知已而果至執兄手嗚咽久之曰手足之樂杳無期矣見兄可以無恨遂卒嘉靖十四年五月十二日也距生於弘治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得春秋四十有八配張氏生男子一即詔尚 獻皇帝次女 永淳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女子一適同邑趙永年先是都尉受祖蔭後 上命[illegible]封[illegible]郎南城兵馬副指揮張氏爲[illegible] [illegible]禮部

諭祭工部修繕塋園以其年七月二十六日葬
安定門外永安庄從　賜兆也公以子然布衣
榮聯戚里荷兹　寵靈乃世所不易得者或曰
塋域蔭之而然研岡杜子論之曰謝氏自唐臣
卜居矩卜塋說者曰其父子乃獲景純青烏之
術遂昌後如此愚曰不然史載天人交應如萬
石君楊震之家不一而足今考謝氏自上世以
來忠厚一脈綿綿延延施及兵馬公守素抱一
黜巧隳利故能高大門閥也其都尉者亦豈專
乎貌也哉正能無忝所生耳矣顧當時應　詔

者奇偉男子亦夥矣乃遇不遇關其祖德之積弗積耳是則謝氏之顯在德不在卜也較然矣獨歸之風氣彼景純之後何如哉今都尉醇謹日新克當上意 公主孝慈貞淑克承 內訓將來子孫繩繩必有異才大賢與 國同休者矣楊子雲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何曾言地嗟乎豈獨謝氏然乎哉浚川子乃爲之銘

銘曰

姻連 帝宅謝氏赫赫知天之祐德視茲 皇澤佳城鬱蒼君體魄允臧欲知公之良視茲銘章

明故桂坡安徵君墓碑銘

君姓安氏名國字民泰別號桂坡常之無錫膠山堠村里人也其先有諱茂者本玄朱舊裔孟信之子洪武中來繼于安明善氏是爲君之高祖生以恕以恕生公俊直行儻言爲邑聞人公俊生祚號友菊剛方不阿動循禮則事親以孝謹稱教子姓先行而後文安氏世業雖裕而大其門者則自友菊翁始配司馬温國文正公十五世孫逵之女生二子長邦字民本次即君生而體貌魁梧資性通朗有識度料事輙中幾宜

兄卒時友菊翁老矣門戸單弱百侮紛至君方弱冠卽力承幹蠱内而綜理家務井井有條外而處物周恕忻忻無怨若老練於世故者宗戚咸加嘆賞曰安氏有子矣友菊翁平生悅在山水間君乃刻意承順嘗曰大人日暮無以樂其心豈予所以養志乃於居隙爲園圃構亭池集竹石時花卉時而速客觴詠備極爲樂之具亹亹不憚煩友菊翁陶然遂其桑榆之樂者皆君克養致之蓋大孝之遺芬而澆俗之僅見者也兄與其子如崇皆早逝君撫其遺孤爲之禦外

侮助徭差導之禮義俾之自樹無閒已于毘陵城圯當道議修之費千貫君首捐私帑爲郡民先歲祲吳民饑君輸粟若干石爲諸大家倡自毘陵及旁郡所賴以全活者甚衆宗黨之貧與鄉之故老皆月有給歲有贍死不能葬貧無所償者君多給之棺斂折其券書其仁及鄉黨義先官府多類此自芙水利之役巡撫梧山李公方以艱大爲憂詢方畧於君君乃述督理之宜疏導之次勸懲之法若干事上公由是官有程式民樂趣事迄于底績海寇竊發殺人擄貨大

爲居民患中丞松月伍公仗鉞臨江將往平之命邑大夫致君幕下時議欲以官軍直擣其穴君曰左矣賊恃海爲亂出沒鯨波若履平地此彼之長技我軍涉險而戰非所素習自顧不暇安能致勝莫若誘其黨與使自執其渠魁易破也公從之寇遂平君平生好讀温公通鑑朱子綱目等書故於往古治亂興喪之跡世運汙隆之辯靡不歷歷如指諸掌作詩未嘗規步古人而矢口成詠有晚唐諸人所不能道者嘗於友菊翁菊菊樂園後築樂菊園以廣先志暇則挾友

徜徉其間時而酒酣興劇乃取李白遠別離蜀道難等篇蘇長公赤壁諸賦歌之音調清遠流風洒洒四座悄然傾聽如神遊覧閲不自知其在塵宇也嘗云足跡未出門戸不能大觀遠覧以廣志意爲天下士終齪齪吳儂死矣乃北走京師循太行抵恒嶽濟岱山宗謁孔林以觀闕里之聖蹟已而泛大江躡匡盧陟武當遊於洞庭之野蕈聞軒皇奏樂之遺音復道荊溪而南登龍池窮天目涉震澤訪蘇臺以弔闔閭之闇沒而悲子胥之枉忠又自錢塘而東上會稽探禹

穴凌天台歷鴈蕩望東海之洋以求安期羨門之儔爲之友遊各有記記各有圖圖各有詩所過丹房梵刹留題幾遍返而喟然曰昔人謂塊視三山杯觀五湖茲遊信哉嗟乎謂非振古之豪能之乎嘉靖甲午正月忽遘疾醫弗奏功遂不起是爲閏二月十六日也生於成化辛丑十月二十六日享年五十有四配周氏男子七人長如山登嘉靖己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未幾改知裕州次如磐太學生如石邑庠諸生如京如岡如陵如嶽女子二長適與道華曾先卒

次適武進邑庠生鄭相孫男一希堯孫女三俱
幼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膠山之新阡如
山及諸孤泣血奉狀走介請銘以表隧石浚川
子曰余往在南都時君來謁余乃下榻與語稍
及時事君憤然高論舉能究其所以始而逆料
其所終如辯白黑不爽雖古通達政體者不能
過余已駭其非山藪之士矣及按狀見其遺稿
州書云官無内外清劇以稱職爲賢當道成汝
故以艱劇投汝汝惟守道俟時可也民有隱弗
䘏則怨能體其好惡則悦悦則得民心得民則

得上賢者勞於四方之業而成一代之名其道固有然爾矣汝惟愼哉由是觀之豈非明練成務濟時之器乎使君登進辟命於朝推所素負於政必大有可觀然竟止於草野踈散之豪惜哉惜哉銘曰

俁俁徵君式德天啓匪義弗蹈惟賢是企孝友無間履道敦倫厚及宗黨率禮施仁輕利如毛達之者鮮匪君之豪奚是能辯偉哉曠逸末俗拘鄙匪君之豪焉覩高士車良馬習足以馳坂世不及用賢者攸歎七子蕃蕃玉璞珠淵裕州

崛起龍翔鳳騫不顯于身顯及後昆匪君之仁何昌厥源佳城峩峩彤山之阿坤靈禁訶日星不磨

應制集序

少保桂洲夏公應制集綜之有七則曰樂章曰詩曰賦曰頌曰致語曰講章曰奏札體裁區異古格類殊質者簡以古豐者辯以則麗者典以潤逸者暢以雅靡不精思內融神用外灼色相詰極情致兼備眞得六籍之膏液百氏之英華矣公間出一編示余讀之三復作而嘆曰嗟乎

此可以觀君臣之相遇矣豈徒文之美云乎哉自古人主好文者少人主能自文者爲尤少當其時雖有瓌儒碩士茂三才之道韞九經之術擅秘匱之文闡藏山之旨上無崇嗜亦無以操觚自效矣洪惟我　皇上聖睿聰明文思天縱吐語成章摛辭會道每有制作古朴渾成綦諸典謨雖頌不約同軌蔚然人文宗統經緯區夏矣豈非文運之嘉際乎是以內閣諸公及公得以襲東壁之華應奎章之詔日數數焉供奉
宸遊則詠和篇什傚音撰言則對揚休美或感

天顏以褒嘉或蒙　聖筆以裁潤文之榮遇何以尚此昔杜子美韓昌黎詞人之雄號稱絕代跡其平生所作多羈人逐客流離凄楚無聊之詞與夫贊述當時卿士大夫官履家乘之美求如公之上贊禮樂仰和　聖製得以附麗宸翰一不可得夫二子豈不能哉不遇故耳嗟乎君臣相遇從古爲難得之者不可以虛辱也所要在能共成治理耳書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古之君臣相遇其大節如此少保公將亦即心啓

沃即事弼違以紹保衡格天佑民之治余亦將有堯舜明良嘉遇之頌以爲他日獻不直賛公文詞之美而已也

內臺集卷之五　終

内臺集卷之六目錄

雜文十一首

內臺集卷之六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六

浚　川　王　廷　相　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杜研岡集序

浚川子曰文章衍道之具也要之乃聖賢可久之業文而蔑所關繫徒言也故有道者恥之咸韶之歌墳索之撰世遐文湮靡攸稽已而風雅典謨幸存軌式觀其擬論中正義旨疏朗人紀天道性情政理之外無淫獵焉越千億祀仰求

聖眞此其衡準乎哉臨潁研岡杜子集其乙未以前詩文若干卷乃以序問余嗟乎文章之敝也久矣自魏晋以還刻意藻飾敦悦色澤以故文士更相沿襲摹纂往轍遂使平淡凋傷古雅淪隕辭雖華繪而天然之神鑿矣況志不存乎道者其識陋情不周于物者其論頗學不經乎世者其旨細由是而爲文乃於人也不足以訓而況支贅淫巧以垢峨乎風雅典謨之正乎是故知言者病之矣今觀研岡之集氣冲筆健學博思深吐語符道德發慮中經綸其見愈眞其

機愈含其情愈切其言愈婉可以厚人倫可以植風教所謂人紀天道性情政理之外無文章者乃於是乎可觀且不為淩獵嶮怪援取異端持辯堅白漁獵駁雜之談眞得乎六籍之周行斯文之會通矣研岡子乃古之遺雅非乎語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言其音致備極而不盡用若遺之也又曰文章得天地中和之氣則高不入於荒唐下不梏於凡近言闊深典雅澤乎道德之中也嗟乎此皆可以贊研岡矣

送世襲國子監學正孔先生序

儀封孔永肅先生乃唐褒聖侯德倫之遺孫其先自寧陵徙此歲衍族大靡所統一奉今大宗衍聖公檄爲林廟舉事以約束族人然未有衣冠奉祀也嘉靖十三年冬先生乃具奏乞　恩其疏云宣聖六十代孫林廟舉事臣承寅謹稽首頓首昧死奏臣遠祖德倫系出孔子三十三代嫡派子孫唐貞觀十一年由紹聖侯改封褒聖侯食邑一千戶於河南寧陵縣没遂葬縣北諸堌村生二子長崇基襲侯次子敷世守墳塋

祭田奉祀家廟崇基子璲之傳至四十八代孫
端友當宋靖康中金人犯汴中原陷沒乃扈蹕
高宗南渡仍襲衍聖公於衢弟端操在北金人
以衍聖公封於魯暨元與我　朝皆因其裔封之
由是衢州與寧陵子孫悉同編氓矣正統中順
天府推官徐郁爲褒崇道學事奏行天下體訪
聖賢子孫褒錄浙江以崇基派五十八代孫公
剛舉河南以子歎派五十九代孫彥紀舉勘皆
德倫所遺嫡派子孫　欽賜戶兵工三部勘合
優免各項差役爲儒籍正德中衢州府知府沈

杰以端友孫彥繩比照朱臣朱熹事例奏　准
與翰林院世襲博士奉祀臣與彥繩皆出自德
倫一泒子孫伏乞　賜臣博士庶得衣冠奉祀
有光聖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臣承寅稽
首頓首昧死謹奏疏上　帝乃下禮部議令少
保尚書夏公等覆奏宜下河南撫按官覈實於
是巡撫都御史簡公巡按御史李君督屬體勘
稽之譜牒參之碑誌質之父老結之官吏無爽
乃會奏舉如承寅疏部上其議如彥繩例　帝
乃俞允與授承寅國子監學正世襲嗟乎豈非

曠世之典乎又有言曰德懋者慶長功懋者報遠於惟我先師仲尼道德配天經貫垂訓啟萬世君臣太平之業以爲生民安其功德所被宏深廣遠蓋不啻天地之覆幬矣則夫聖君賢相仰思聖澤世以厚其子孫夫豈不宜雖然要亦會其時耳使君臣政體未備即朝廷之上禮文猶自疎陋而況前世久廢之典雖有賢智如不能自拔何洪惟我　皇上敬一傳心中和體道衍堯舜聖學之統闡先師存神之化求之歷代人主未有其匹而少保公又以禮樂文章裨贊

熙洽之治此其時何時邪以故崇德報功興滅繼絶之典日見脩舉雖開國勛舊如常氏五侯廢弃百年者猶能復其爵禄如故而况宣聖神明之裔有不被其崇德象賢之澤者乎故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此之謂也先生授官而歸賓友周伯康者徵余言以贈乃述其遭際之盛告之且使其後世子孫知衣冠奉祀之所自云

粟齋曹先生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先生姓曹氏諱繼芳字維德别號粟齋世爲開封儀封人其先多隱德祖晟由掾史任保安州

判官父泰母韓氏繼母孫氏先生資性沉靜器識弘客少即脩謹爲邑庠諸生履道冲素含和内朗處物謙退若矍矍羞縮不能語及與人謀事則盡心酌擬利害可否纖悉周至彌叩彌深亦一時之清彦也累鄉舉不第乃喟然曰龍潛豹伏古恒有之命矣養志丘樊與道爲徒豈不足自怡乎遂泊然仕進探索墳記若將終歲焉縣誌久廢缺先生乃援摭古今稽纂風俗闡發幽微崇奬名德成若干卷名曰巨鏡覽識者韙之里俗喪葬多惑於浮屠氏先生曰士者禮義

之會歸不爲鄉人倡其孰則之乃居喪一本諸
儒禮斂含祥禫一由其制無爽迄今士庶家慕
而行之正德十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
四十有二先生疾且亟蓮渚孔承肅公問曰賁
志早没寧無恨乎先生曰余何恨爲仲尼聖者
也歷七十餘聘不一遇命之値不値耳在聖且
然况餘人乎死生晝夜也山尚有頹海猶有涸
况人非金石可長存乎生不戾於道義足矣余
何恨爲遂翛然而逝嗟乎此亦可以觀先生矣
常記早年與先生同讀書僧寺日見先生與遊

士講方外之術于怪誕其所以先生指坐邊爐曰效光焰者火乎薪乎薪滅則火滅乃光尚何存此形神有無生死之說也方士曰脩者此耳嗟乎不意先生乃不能壽遂使平生懷韞不得少自緊見於世悲哉配王孺人淑慧恭順肅有壼儀事舅姑親執烹飪縫衣不倦內外戚黨咸宜之其助於先生者亦弘且多矣以嘉靖十四年正月九日卒享年六十有五男子一誼爲儒學諸生女子三一適于長子旒一適周復陽一適袁孟夏孫男三知幾知化知微孫女二俱幼

浚川子曰自夫鄉舉里選之法廢士惟以言發身苟無呫呫枝葉之詞以自致於科目則卒不得大任由之閎才遠畧闇然陸沉者豈尠也哉余於先生不能不爲之嘆息云先生没葬青陵祖塋且二十年矣今年改兆於縣北花谷之原以某月日與王孺人合葬謂乃奔走千里至京師乞銘銘曰

於維人才因事而見應龍弗躍孰測其變貞亮者識裁割者斷含章未試何愧時彦被褐鳴玉麟臺鳳閣流埃飄葉浮虛一轍亦何足屑靈氛

[illegible][illegible]華原新阡哲士神遊閉玉九泉有熾斯延
視茲銘篇

政言贈賈國珍

儀封賈君國珍得慈谿簿請言於浚川子浚川子曰古云一命之士苟志於愛民厥政必有可觀此牧民者之要道匙柄也可不審所止乎曰官卑不效奈何曰孔子爲委吏曰會計當爲乘田曰牛羊壯長官惟其稱則厥職乃修無忝也烏卑之爲厭夫人也位尊秩崇則責任重大使厥才不勝戾而僨於事則爲竊據爲素飡即伐

檀君子之所弗與矣得無愧乎效亦不可以預期也急於効則違道干譽何所不至使從容安靜積以歲月則上無不獲而下無不信所謂不足而有餘也夫何急之爲曰然豁多貴人不能盡悅其心將奈何曰子欲務求於外耶余見周旋於人事者矣力有不及則得其一而失其二甲乙重輕之間而怨誹之媒與豈非所自取乎故曰求以正己終信於君子務以悅乎外適以自釁賈君惕然曰儒雖不敏敢不服膺先生之言以求寡過

明故朝議大夫山東布政使司叅議陳公墓誌銘

公諱溥字一卿姓陳氏別號澹亭開封鄢陵人漢太丘長文範先生之裔也鄢陵漢屬頴川郡縣南漆井村故文範祠在焉陳氏至今世守之六世祖諒仕元舉明經爲鄭州路學正諒生希賢階登仕佐郎鐵冶都提舉希賢生灝官陰陽訓術灝生翊翊生永清皆隱德弗仕永清生銓號坦窩公之王父也少爲諸生博學弘德有聲庠校當貢入禮部以公貴就封承德郎戶部主

事大學士臨穎賈公稱其正身率物有大臣之風母程氏封太安人成化甲辰坦窩公夢天神髯而騎以金盤捧一兒曰上帝以此佳兒賜汝坦窩公拜而受之即日生公公生而機穎中涵神智渙發恒莊重簡默不屑與群兒戲恂恂如老成人見者乃罔不異之總角即為邑庠諸生弘治辛酉赴鄉試監試御史先小試士以公未冠乃前列名故每試輒命公領每領輒在首選由是能文之聲滿梁豫間甲子鄉試中式乙丑登進士丁卯授大理寺評事時奄瑾擅權有事

非納賄不免於禍一浙江官部解　内府織段瑾以無賄令刑官誣以侵盜公乃以減杖駁正持之甚力奏入瑾大怒矯詔擕管公仍左遷武鄉縣丞公處之恬裕不以屈抑介懷日與武鄉士講論墳索亹亹不厭由是武鄉科不乏人已而擢尹陽曲陽曲附郭邑　宗室鎮守以無藝擾索者無虛日公乃置民膏簿以籍其所需時中報撫按乃咸懼其聞於上也遂不擾索民由是大受其庇　晉端王雅尚文學重公少年才傑常迎致府第講究古今庚午逆瑾伏誅公以

錄用廢滯晉戶部主事癸酉差榷臨清舟稅時寇掠之餘商船甚少稅鈔不逮常額或勸加稅取盈公曰茲豈仁者之心哉剥商以成官吾不忍為也竟以少稅報乙亥陞員外郎尋陞郎中奉　敕總理大同糧儲時内奄鎮守執舊例求於公公持正不撓乃一切裁抑之奄恨乃侵公公曰昔逆瑾枉一人之命我乃評反之雖被捶掠瀕死乃竟不肯從今欲我從汝耶汝視汝權勢與昔瑾何如耶奄卒憚而敬之丁丑　武宗毅皇帝北巡塞下從官六師何啻數萬人懼公

艱於度支公乃從容會計供需萬億罔有不周
上嘉其能賜以綵幣進俸一級尋擢山東布政
司右參議是年濱海大侵道殣相望公至冒雪
延行設法賑貸所全活者不下數萬人然遂爲
海氣所襲病寒濕乃浩然有歸志或止之曰君
方壯年可懋爾勳伐以昭來世何遽求去公曰
人貴樂其性耳奔頓塵海何益於生所得未毫
銖所失已山阜矣乃累疏乞致仕以歸時年三
十五矣嗟乎浮雲富貴土苴軒冕公真有之若
水之勇退季鷹之早歸亦豈足多也哉公既歸

乃遊心廖廓遺絶世務築臺於文範公祠左曰聚星結亭於臺上曰聚賢與鄢之逸德者善爲五友會日談玄賦詩徜徉泉石間不復知人世之有理亂不亦大雅明哲達乎肥遁超曠之域乎哉丁酉正月十日以疾卒鄢之父老子弟無問親疎咸罔不歎息泣下曰仁人逝矣得春秋五十有四配趙氏淑惠貞静卓有壼儀初封安人晋封恭人男子四長斐登嘉靖乙未科進士授中書舍人次泉次渠次槩俱太學生女子一適邑庠生牛尚性男孫一煒女孫一俱幼公平

生宅心仁恕動默合道口不言人過惡聞有議人長短者輒止之使不得言與人直率易直不作邊幅故人皆親愛之天性簡儉泊然無所嗜好雖雅敬賓客而聲伎之奉未嘗一舉積書萬卷而珍玩之物未嘗一畜輿切游覽而園池花石未嘗泥情晚年乃號無欲子由是觀之信哉中書君卜以是年十二月一日將葬公於栖良村祖塋之原乃命臬走京師請銘浚川子與濬亭雅相善義宜銘銘曰

道習日降兮貞義隕裂競利趨時兮孰恢其節

偉哉哲人兮脫屣朝列潜休匿彩兮匹古高潔
山韞鴻蒙兮川流長有子才彥兮邦之光雖弗
究厥施兮遺後之昌百世而可稽兮視茲銘章

明故　敕封文林郎都察院司務常公

墓誌銘

嘉靖十五年二月三十日封文林郎都察院司
務常公卒於正寢子戶科都給事中序奉其友
刑科都給事中田君少生之狀泣血請銘玄堂
之石浚川子於都諫君雅有師生之義宜爲銘
按狀公諱天典字希之別號白屋山人晚揣西

亭居之人復稱之曰西亭先生其先薊人也國初徙棠邑遂家焉蓋自從政始是爲公之高祖從政生顯顯生佐佐生鯨世有隱德初毋寧夫人之娠公也有異蛇蜿蜒帛上馴馴如家畜麾之不去去而復來里人異之未幾誕公岐嶷秀茁望見之者知爲奇異比長剛方忼廓雅有大志博涉墳典才慧敏贍爲文章不甚搆思下筆輙數千言不輟治尚書爲學官弟子茂有時譽領弘治乙卯鄉薦高第會試凡七舉皆不得志於有司公歎曰志士乃爾邪其命也夫乃始赴

銓曹試其文在優等授都察院司務銓法司務非首選不授臺院職風紀視部寺尤重因以授公居數年廉愼如一日凜凜可式諸司矣於人不爲婞阿雖貴官大人有弗循於法理亦面折不避故士大夫莫不憚其峻直而服其持正時有錢經歷者阿附貪鄙人也公心每輕之乃銜公數中公於權勢所公慨然曰側媚委順豈吾之時搋虎虓虓不去殆將噬人况養素山藪有至樂之道藏名江海得保身之休乎乃號病乞歸歸事其二人盡孝曰得其歡心邑之人多式

之時公之年亦及始衰非終身慕者而能若是
耶公性仁愛里之人有貧無依者無論識不識
即出粟賙之而親黨尤賴焉有流離者且死公
乃具棺斂葬之其妻請爲奴公曰不可葬憫汝
也奴則利汝矣乃擇里民之良者妻之今爲白
啓之妻云初庠爲廬陵令時以述職入　覲歸
便省公適公疾侍膝下不忍去公中夜起捫之
且諭之曰古有云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
美者及時也昔吾施未究深負　國家養士之
恩所賴有汝耳況忠於君以成其親是之謂孝

乃令效兒女子戀戀小節豈吾之望於汝者乎
夫報不竟於其身而復責其成於子謂之貞忠
者非耶公生於成化六年六月七日距今享年
六十有七配宋氏有女行先公卒贈孺人繼配
張氏范氏范氏男子三長曰庚邑庠諸生以　恩例
授冠帶次即序登嘉靖癸未科進士授江西廬
陵縣知縣入補兵科給事中陞本科左給事中
今陞戶科都給事中皆宋出次廊習舉子業才
儁有遠望范出女子一適冠邑庠生王錠孫男
二臨冬憶春孫女六嗟乎守義抱貞不以世故

夷險變其節非得于天而懋于學者不能鴻鵠之志困於燕雀拔俗磊瑰之節格於時命落落而難合有道者亦付之不偶焉耳矣重我性分奚足怨尤公也美其道弗究其施要之修諸巳者無所毀蝕將異世弗可泯也巳況有子以述其志業與諸自奮何異亦可以自慰矣卜以其年某月日葬城南三里之原從新兆也銘曰

進弗競厥榮退弗珍厥聲抱謙不盈公之平生立於澹泊之途達夫變化之故確乎不拔公之貞固有子才傑拾遺補闕亟夏被其澤公之餘

烈

送菅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戸科都給事中菅君一初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同官王君少儀戴君淑似以贈言問余曰一初之在諫垣好脩而特立者也其學淵然其才裕然其氣浩然其志廓然其論天下事利害幾宜適義當物犂然如指諸掌乃今以外補而去豈獨僚寀遜德寡式而　朝廷之上殊失耳目之臣矣君子盖重惜之且夫敭外以和民不如給事　內庭進思盡忠之爲愈也執憲以標世不

如拾遺補過正本澄源之爲急也子胥惠之言浚川子曰嘻古之爲道者惟求諸已而已矣養性情欲其合天明義利欲其懋德察物理欲其畜才天合者衷無不和矣德懋者行無不完矣才畜者物無不濟矣以是而御世則不期而應不言而信不謀而成此謂之道術此謂之神感是豈假藉於外乎哉使不幸而不遘於時則付之命亦守道而不變焉是故不爲卑諂不爲媕阿不爲餂取不爲賄誘不爲械陷之巧不爲媢妬之鷙不爲競勝之詆亦無驕吝亦無強執亦

無自大亦無衒飾亦無與俗渾垢亦無與不知道者較高下故得之不驚失之不驚蓋有樂天知命遁世無悶者矣豈非君子之盛節乎不然道術雖能濟物乃於得失利害猶槩於心亦有道者之所不與矣一㓜將於是圖之可乎夫造化生而爲人亦大難矣人而靈慧才智爲尤難惟夫大人君子養德弘道經世宰物爲天理民彝之主故能身名並立通宇宙而不朽使區區焉迷眷於富貴勢利之塗雖一時榮炳可驚可愕而其大者無所託附於後世其不爲蠛蠓蜉

蝣之起滅者幾希古之人所以終日乾乾進脩而不息者豈不以是乎哉一彴其圖之

明故封奉政大夫刑部郎中楊公墓誌銘

公諱文秀字廷英姓楊氏開封杞人也曾祖驥祖賢父溥俱晦遁不仕毋閻氏公甫垂髫祖父毋父毋並喪無他兄弟戶以虧負官輸不貲乃易產陪償遂伶俜窘之困於生理公乃強力自植不為剌促態少長學小賈中年致大賈然亦即棄去常曰賈乃丈夫賤行也不若務農力本

乃買田沙河之陽稍稍漸廣晩至數千畝楊氏之業遂彌饒益恒居河上自謂河曲老人終歲不一二造城府時時從田父省稼穡班荆道舊爲樂性不喜飲酒鄉隣每具食候不論貧富踈戚輙往盡歡熙熙由由乃直義農以上人矣平生尚義氣重廉讓不肯以纖微負人見豪奪巨吞恣暴凌迫孤弱者必面折詆之及與衆處恒恐恐如有所傷其待親戚尤懇惻有義雖至踈遠皆有所稱必曰某伯叔某丈至白首不改嗟乎公可謂篤行君子矣以子本仁貴累封刑部

郎中嘉靖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卒得春秋六十有三配馬氏累贈安人未歸公時聞舅姑計乃悲痛飲泣執為婦之禮父母怪其然安人曰所學為女子者養舅姑也今亡矣吾誰養乎既歸公家徒四壁乃盡脫其簪珥資公自惡服食力作故楊氏物業復振安人有助焉嘉靖二年閏四月八日卒得春秋四十有九繼配李氏累封安人男子三長即本仁登嘉靖八年進士歷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刑部湖廣司郎中博極墳籍希心道岸清淳亮直卓有雅度而深識遠畧尤

堪大受焉次本義國子生次本孝縣學生早卒女子三俱夭孫男二大韶大武女二俱幼嗟乎傳有云富爲上貴次之何貴乃次夫人以適性爲美通名仕籍顯以適矣然而王事裨我官守不可曠而法紀不可越憂勞阽陷之虞隨之矣厚積於家則施予可以仁物以有易無隨所意欲而無不可得美與貴均無貴之患豈非上邪公運厥才智乃貫乃農以致豐富又能教其子以高亢其宗視陶朱刁間之徒執一偏以利生者不可同日論矣故君子於公之所能毋慊於

心要亦賢智之儔也以某年某月日與馬安人合葬於城南新塋之兆本仁以鄉進士陳君之狀來乞銘公一鄉善士也不可無述以掩幽隧乃爲之銘銘曰

頡伏而起才之捷韋布而封善之穫後昆昌其業猶夫餘烈

明故莘縣儒學訓導梵菴周君墓碑銘

君姓周氏諱尚忠字本誠別號梵菴濟南人八九歲時出就外傅醇雅機辯即爲父師所稱十二爲邑庠諸生提學與人公試其文雄健整贍可

以上造甚奇之早喪母即痛慕不飲酒食肉者五年弘治壬子歲凶鄉閭貧乏貸而不能償者君即勸其祖悉其券焚之有群聚爲盜者過其廬乃相戒曰勿驚周先生翌日遇群盜于塗值雨泥淖盜扶君騎相送乃不疑君豈非仁者愛人之徵乎通毛詩齊魯之士從學者先後幾五六百人顯於仕者甚衆爲文根據理致不藻飾以馴時好故歷試於鄉不舉嘉靖丙戌始貢於禮部遂以教職例謁吏部選授河南葉縣訓導君乃敦崇弦誦弘奬博雅以持敬爲道要以經

術爲士業講解墳索覽宣紙俗謝士乃雲集景從欣然以爲得師居三年慨然有尊盧之思乃投牒告歸安貧耽道志不苟營草野閒寂怡然自足豈抑天性貞定歲寒不移者乎嘉靖丙申五月四日以疾卒得壽七十有四始祖政良元至正初以淘金官來歷下居大清河北遂家焉曾祖海祖祥父玉母盧氏配胥氏男子三居邠邑庠生居岐嘉靖乙酉鄉舉中式居魯由大學生嘉靖甲午順天鄉舉中式女子一適趙孟芳孫男二六藝六學俱業儒孫女三俱幼曾孫男

一嗟乎馳騖之才終快於遠游道素之流恒託於寥廓自非樂天知命孰能不攖懷榮艷而憒悒於垂翮哉君乃脫屣祿仕還同韋布跡其所行察其所安雖古高尚之流殆不是過又能與三子傳經濟上爲一時儒者所宗貞風逸躅巳足垂遠况諸子奇才懋學秀軼流品行將華國匡時以彰君之德弘且遠乎故曰德盈必伸不于其身于其後人周君以之以次年二月二十四日卜葬於五頂山之原其子居魯甫匐泣血走京師請銘其墓碑予往督山東學時與周君

有一日之雅義宜銘銘曰

彼進取者龍躍雲游逸士超曠獨與靜休各任道真匪曰寡謀自非朗識孰契玄修嗟嗟周子耽幽味道澹泊與宅藏珍滅耀于州讓王園公養皓豈其抗志從吾攸好厥積皇皇厥施未光有子才彥亦奚足傷濟山崔崔濟水洋洋佳城蔭祥周氏之昌

祭孫平泉年兄文

嘉靖十六年歲次丁酉十月某朔某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時戶

部左侍郎唐胄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工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溫仁和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廷相謹以牲帛庶羞致祭于　平泉孫先生年兄之靈曰嗟乎先生天挺殊才秀穎英發作爲文章機軸自我古有墳索不假紹藉俄頃搆思千言立成人所窘迫先生從容人所不足先生有餘隨模賦形變化無定格調離塵思致與古至有讀之三數不能通其義者不亦文乎哉由是掇魁及第騰聲翰園爲一時文士所羨宜矣其胄次超洒

風流曠逸適性而往不作拘囚視兢兢守度者若悶困我若苦亟我者其亦嵇阮之流乎處人無大小衆寡賢俗誠狡苟以修好而至即吐心相與無所嫌避有包韞垢疾之量而無賢不肖取舍之心殆含光渾世不徼名檢近有道者之貞觀乎由是觀之先生之得於天者亦厚矣哉假天益以玉汝於成之惠使之持論強志達於斟酌劑量之域由是而之焉將亦何所不至顧乃與之以異質而不與之以難老畀之以美才而不畀之以遠到卒使遭讒罹禍無所於解迍

邅跋疐困躓孤危栖栖焉賫志而没豈不悲哉
天之意亦慭然爾矣雖然朝菌之於靈椿蜉蝣
之於遼鶴委吏之於臺省雖脩短榮枯於是乎
不齊先化者之視後化均一澌滅爭一間耳況
先生之所得者殊絕出類亦足以懋昭於世而
又何憾乎哉某等年同甲科義切兄弟覩草適
野不隔幽明揮淚汍汍薦詞陳爼靈明有格庶
幾監茲尚饗

明故中憲大夫贊治尹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研岡杜公墓誌銘

嘉靖十七年七月十三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杜公卒於位朝大夫士無問大小咸曰哲人亡矣莫不歎息傷悼至於泣下　皇上以公久在近侍乃　敕有司　諭祭公將舁柩歸葬同鄉諸君子以廷相於公有僚寀之雅乃以隧銘屬按狀公諱柟字子才別號研岡開封臨穎人也高祖寧曾祖獻祖文世有隱德父進九江府通判以公貴封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左參議母姚氏封安人正德丙子鄉舉中式辛巳登進士第授戶部廣東司主事改兵部職方司主事陞通

政使司右參議歷陞左右通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履順居易序進超特不十數年便登卿貳亦通顯哉公少頴敏博涉墳記罔不契其統旨與其弟桐治毛詩為舉子業並有聲汝頴間大學士南塢賈公甚奇之以為中州冠冕在此公神鑒深沉志慮遠暢不見其砥礪名檢而動悉合道不事乎亢烈論議而言皆中節事有所不可為雖奴隸不為之欺道有所不可渝雖三公不為之移且處之從容弗迕弗激而終不失正以故朝野佇望蔚為時英好修之士斯焉取式

矣且天性孝友居京師弗獲迎養毋氏每得四方水陸珍品四時綺縠衣著乃不遠千里致之左右弟黃門郎性行瓌逸才調朗拔以多口不理爲時所棄公見等儕日貴每惜其以才賢被抑而痛恨於執政者之罔公又每稱其才藝出衆自以弗如避而下之非孝愛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嘗以文不載道不足傳世詞不古雅雖傳弗久每於飾格命意以茲爲準而風雅左氏先秦之調恒數數焉故其文醇正典則無佻率嶮怪之病足以力追古人而與之頡及丙申之後

乃益以恣放弘肆有長江大河波瀾浩渺洋洋東注不可抵遏之勢嗟乎文之變致極矣故一時知言者咸推宗之所著有研岡集若干卷行於世配谷氏封安人繼配康氏封恭人男子二可仕可久俱太學生女子三俱幼孫男一實臨芝之祥孫女一聘生員黃玉公生於弘治二年至卒之年得壽五十以嘉靖某年某月日葬於縣之某原洨川子曰履貞懷德徵於輔世之賢深養厚積達諸莅政之實此非有諸內形諸外者之自然歟以研岡學術閎贍才行充拓經世和

人何施不可顧乃終於清衙無事可見如進納言曰惟敷奏繼陟臺衮翼佐而已明珠韞匱空懷照乘之光良驥伏櫪未騁千里之足乃天遽奪其年識者恨之雖然巨論宏詞焜燿星日哲人心事曠世如覩使研岡歿而不亡者其在是乎乃爲之銘銘曰

嗟乎研岡天畀之良偉步貞修厥世之望丕丕令德允矣大受龍翔鳳喈希世而有天胡殄毒豪賢罹之世方瞻企中道而梶徒昌其文未究厥施豈造物者忌物之全勝而陰有所靳歟

內臺集卷之六終

内臺集卷之七目錄

雜文

內臺集卷之七目錄終

內臺集卷之七

汝川王廷相著
後學王光濟門人劉希杜校

雜文　表奏十四首

謝　九廟　獻帝廟成　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恭遇
皇上修建
太廟及
獻帝廟工完　賜臣花銀三十兩靑綠紵絲二

表裏臣謹就私家望

闕叩頭祗領者伏以周室追王崇先之孝達

漢京別廟尊禰之情深政以人存非

元聖孰稽諸古禮緣義起惟

至德乃合乎天昭賛洪圖恢張曁數今時快覩

往跡有徵恭惟

皇帝陛下

道洽人倫

德循帝則

純王師古

聖學憲天以

九廟之未嘗為

聖朝之缺典念

獻宮之創建尚

神栖之靡安乃欲釐舊更新謀及卿士遂啟龜

從著協上符

帝猷繼申敕乎司空郎大恢乎經制蓋

聰明睿智之

聖獨見其然非

仁孝誠敬之心無以至此邇者未幾再歲大工

告成
殿寢森嚴
神靈安妥規畫億萬咸出
聖心氣象高明迥符
天造制殊同室祭各伸其所尊義重本生禮無
嫌於獨享衣冠以遊視原廟之制屈享
嘗乃止知二祧之議疎豈惟古先王之
禮復見于今亦仰
大聖人之作度越於衆臣猥以微賤之勞獲被
汪洋之

賜捫衷知愧報
德無由伏願
歲祫時享垂祭統於無疆
聖子神孫主灌鬯於有永臣無任感
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 賜奉安 三后神主銀幣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恭遇
皇上奉安

三后神主於

裕陵

茂陵臣叨與扈衛行營之列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二十兩青羅一表裏者切以君

行師從有國者之至計文事武備謀政

者之先圖臣菲材常品何補於臨戎緩

帶輕裘徒榮於有事虞蒙

珍賚彌荷

鴻私受福罔功顧赧容而汗背酬

恩無地誓刻骨以銘心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扈從秋祭山陵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恭遇

皇上秋祀

祖陵臣以提督營務翊衛

行宮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二十兩青羅一表裏者恭惟

皇上禮洽幽明

孝通天地感霜露之載零躬

陵園之祭掃師旅有嚴謹
法駕于征之衛夙夜匪懈供臣子職分之常
詎意犬馬之勞濫冒丘山之
賞秪受汗顏揣量驚骨沾濡如雨難酬
大造之仁紀轉隨陽益切傾葵之報除瞻望
行宮叩頭外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祈雪　賜臘酒果表

奏為謝
恩事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恭遇

皇上祈雪祭告
上帝六神於
殿陛收同脯醢酒果荷蒙
聖恩頒賜於臣者　賁出九天光生三事臣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伏以天人相感允協
風雨之調年穀順成用享和平之治恭
惟
皇上仁覆率土
德通上玄
加意黎元

留神國計以雪澤之未敷恐麳麰之觖望乃
齋心瀹慮祈
上帝以惠民
躬祀精禋藉群神而助化既默禱於宮中復
露告於
殿陛切商湯與雨之心邁周宣憂旱之舉黍
稷之馨已昭假乎冥漠登豆之餕遂
頒及乎臣工薦祖考以有常咀滋味而增
壽臣猥從朝列得被沾濡仰荷
恩慈何勝慶幸雖陽春之德浩蕩難名而寸草

之心圖報恒切伏願滕六效靈早見豐
穰之瑞烝民率育不獨卿士之懽臣無
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皇子誕生告　郊丘內殿畢　賜
脯醢酒果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十月九日恭遇
皇子誕生
皇上祭告

上帝
祖考臣叨與陪拜禮成伏蒙
聖恩以脯醢果品　須賜於臣者伏以前星發
耀允惟
主鬯之徵離照兩明快覩
重華之慶千靈呈瑞萬國以貞恭惟
皇上纘
祖洪圖受
天明命珍掄女士篤育
元良以

皇天眷佑乃報德於
圜丘仰
祖考垂休復告禋於
內殿懽騰
宮壼喜溢臣民臣謬從展拜之班得被
神明之惠豈直荷榮於俎豆式深喜動乎心神
伏願熊羆入夢衍惟百子之休松栢同
春敬致千秋之祝臣無任感
恩忻忭之至
辭免加陞太子少保

奏爲辭免加陞　宮秩事今月十五日該吏
部題爲散官事奉
聖旨王廷相加陞太子少保照舊辦事者臣仰
承
恩命踰躐等資慚懼周章莫知攸處臣誠惶誠
恐稽首頓首伏念臣本草茅謏忝流品
叨承任使累歷崇階乃緣奏績之常輒
荷
寵靈之大
恩加非據祗受罔功恭惟

皇上
動符乾德
幽賛神明
光闡鴻猷
精通至道
萬機獨斷
庶政允修
鑒別日融
恢張天覆乃若
文思聖敬已懋躬行而於郉紀民彝尤深注意

蓋堯舜之重華而明良之景運也臣兩
遭婁非父辱泥途一遇
聖慈遂蒙甄拔不數年來晉登朝列既歷試諸
兵務復總攝乎臺綱素食兩京忽焉六
載方憂鰥職伏俟譴罰詎意
溫綸更加
宮保切以文章德器斯堪
青幄之賢閎博端詳方稱
東朝之選臣何人斯美逾爾濫膺揣分循涯極
知不可伏望

皇上洞開玄鑒俯察愚衷重惜清班寵收
成命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飛魚紗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四月十八日欽蒙
聖恩賜臣大紅飛魚紗衣一件者臣仰承
恩賚無任光榮感荷遭逢斷無報稱恭惟
皇上
化侔天運

道協聖眞

達孝遵

親至仁育物感雨露之沾濡躬

陵園之展

謁禮雖循乎

舊典敬實本於因心萬物懽忻百靈擁衛乃於

扈從之臣時有衣袍之

錫臣偶緣執事輒爾承休身被文錦徒美如雲

心比蟲魚無能報海敢不益勵忠勤用

酬

慈惠雖稱襪線之才竊冀
家蒙之補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銀幣湯藥表
奏爲謝
恩事今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諭團營提督內外官爾督率武士
逴躍辛勤特賜慰諭爾等宜用心管率軍士
勿怠欽此欽遵復蒙
賜臣青雲羅一疋紅生絹一疋銀二十兩生脉

湯一劑臣荷戴
恩私極知濫冒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仰惟
皇上修謁
陵殿至孝崇
先預建
玄宮
聖懷達道躬蒙
法駕歷視
壽山朝野臣民靡不忻睹臣猥司戎務綜理行
營職分當然敢言辛苦伏蒙

諭旨下臨心神惶悸銀羅載
賜益被光榮況藥餌出
上方之珍服食有潤燥之力臣日來三焦違攝
喉脂失清當夜飲服侵晨即愈如有神
靈之助難名
天地之仁古人以咳唾爲恩況此乃騈蕃之
賚撫臆銘心實深感激敢不益勵忠勤用圖報
稱致夙夜匪懈之誠期翊衛無虞之効
除望
行宮叩頭祇領外臣不勝感

恩戴
聖款迫屏營之至
謝 皇史宬工訖賜表裏銀兩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伏蒙
聖恩以建造
皇史宬工完欽
賜臣花銀二十五兩紵絲一表裏者珍領
御祭仰荷
皇慈濫及靡功寔深慚汗除望

闕叩頭外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伏以太平
有象式昭邁古之功王道無私類有旁
流之澤遭逢非易榮寵曷勝恭惟
皇上法乾承運與治同途孝敬崇
先文明御極慨
累朝之實錄大可侔天念
列聖之遺文久當傳世使非崇重何罄瞻依乃
圖石室金匱之藏遂有
寶閣瓊宬之建規畫精巧眞絕地以通天氣
象軒義頫超前而掩後及告靈臺不日

之成乃舉周王大賚之典群工巨細咸
被沾濡少涉勤勞無論非次臣未由執
事獲効駿奔徒以提督營務之名輙冒
經理
大工之賞蓋成事以因人實捫衷而知愧
恩私優假浩蕩難名縱竭駑蹇之才莫稱涓涯
之報伏願神符嵩祝永膺萬壽之祥夢
協熊羆早遂多男之慶臣無任感
恩戴
聖作踴躍屏營之至

謝　山陵行宮告成　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七年五月八日恭遇
山陵
感恩殿等工告成伏蒙
聖恩賜臣花銀三十兩綵羅二表裏者臣稽首
頓首上言祭建
行宮已遂
聖心之孝
賞頒中帑寔增臣子之榮禮踰百朋

恩深九地伏念臣職專臺憲銜列本兵役卒雖
其所司工程原非管理計稱事無絲髮
之勞論酬功濫駢蕃之澤晶晶金寶韞
篚匱以潤家燦燦衣裳被文繡而華體
在顏有靦揣分非宜茲蓋伏遇
皇上
至仁天覆
洪造海涵禮出異常功疑惟重但効勤於纖
芥即錄勸其工能感激
寵綏銘鏤心骨臣敢不對揚

慈惠永懷圖報之誠第勵疲駑益懋匪躬之節

除望

闕叩頭祇領外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

慈寧宮工成

賜銀兩表裏表

奏爲謝

恩事嘉靖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恭遇

慈寧宮工完荷蒙

聖恩賜臣花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謹於私第

望

闕叩頭祗領者伏以

慈仁懋賞朽敝叨榮祗服

寵私實深愧悚恭惟

皇上明倫率世至愛尊

親大建

慈宮用伸

聖孝爰居爰處仰惟党輦之安美奐美輪佇見

神情之懌茲以

大工告成用須

恩典百凡効力均被

寵光伏念臣徒備提督之列罔借奔走之勞乃

隨例以有榮顧職思而益懼雖

昊天曠蕩不分雨露之濡而寸草纖微難竭涓

埃之報臣無任感

恩戴

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加陞太子太保

奏爲辭免陞秩事嘉靖十八年三月十六日

該吏部爲給由事題奉

聖旨王廷相積有年勞陞太子太保兼官掌院

如舊臣聞
命自天感愧交集謹稽首頓首上言切以
東朝保傅寔
青宮之峻資一品勳階乃人臣之罕遇
寵靈忽被踧踖靡安敢布下忱仰祈
洪造伏念臣素無學術徒積年勞日減聰明漸
成衰鈍蒙
聖明之誤簡兼臺省而並榮久矣妨賢誠哉竊
位九載之績弗成方虞顯黜三考之法
無貸敢望超遷詎意

聖慈復隆
眷獎藏疾韞垢天容海涵小物曲成
至仁同體弗置汰歸之例更施陞秩之
恩分數非常遭逢不偶睢惟叨冒終懼顛隮伏
望
皇上俯鑒愚衷特迴
綸旨寢兹新擢俾守舊官庶安止足之心獲免
過分之咎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卿學行素著宮保重秩特兹簡授宜盡心

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謝秋祭　山陵賜銀幣表

奏爲謝

恩事今月二十六日恭遇

皇上秋祭

山陵以臣叨在翼衛之列伏蒙

賜臣花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者切以

惠澤旁流仰

聖恩之罔極

寵綏恒被知

天眷之彌隆顧此駑駘謬充任使雖承
天光下濟之輝殊無地道代成之美臨榮負愧
報
德難圖除望
行宮叩頭祗領外臣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

辭兵部尚書

奏爲乞
恩辭免重任事嘉靖十三年二月初六日該兵
部題爲陳愚策以安內攘外事節奉

聖旨王廷相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團營軍務仍掌管院事寫勅與他欽此

臣仰蒙

洪造眷注下及感荷

恩私飛動心愧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披瀝

愚衷仰乞

天聽切惟尚書八座祿秩崇階兵政九伐

朝廷重寄使掄選非人則關繫不小夠邇者

驕卒猖逆狂虜擾邊寇迫門庭議急戎

馬必須撥亂濟時之賢斯建內修外攘

之績知臣者才非超衆命偶際時自擢
任都臺以來恐負
皇上知人之明恒存夙夜匪懈之節方期圖報
之未能遽荷
寵榮之再及但懼鷄雀翱飛難致鵾鵬之運駑
駘蹇步不堪良駿之程使臣靦顏而居
終致覆餗之咎伏望
聖慈收回
成命妙簡時賢授此重託容臣照舊供職勉圖
報稱庶經國有得賢之榮而在位免濫

竽之誚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奏奉

聖旨卿才猷素著團營重務特茲簡任宜效忠

誠以副委託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内臺集卷之七終